

顏元學記

# 顏元學記序

望年十四。於敝麓得先五世祖又曾公所藏顏先生書。上題識云。康熙戊寅某月日。在桐鄉李子剛主所贈也。望讀而好之。願亟欲聞顏李本末。出其書。詢諸吾友程貞履正。履正則取毘陵惲氏所撰李先生狀示予。又得見王崑繩遺文。有顏先生傳。始驚歎以爲顏李之學。周公孔子之道也。自陳搏壽厓之流。以其私說簧鼓天下。聖學爲所汨亂者五百餘年。始得兩先生救正之。而緣隙奮筆者至今不絕。何其蔽與。始履正亦惑於其說。旣得存學編。慨然有開物成務之志。遂盡棄其學而學焉。旣又於丁巳秋。得李先生論語大學中庸傳注。傳注問及集。悉舉以卑履正。然猶闕大學辯業學規纂論學及諸經傳注。望於顏氏之學。雖好之不若履正專。始得顏先生書之歲。以訖丁巳。中更習

爲詞賦家言形聲訓故校讎之學。丁巳後得從陳方正宋大令  
二先生游。始治西漢儒說。由是以闡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  
義。益歎顏先生當舊學久湮。奮然欲追復三代教學成法。比於  
親見聖人何多讓焉。故遂欲與履正條其言行及授受原流。傳  
諸將來。不幸更喪亂。鄉所得書盡燬。履正居父喪以毀卒。每舉  
顏李姓氏則人無知者。會稽趙撫叔。當世之方聞博學振奇人  
也。聞望言。慙焉如已。憂於京師求顏李書不可得。則使人如博  
野求之。卒不可得。戊辰春京師大姓鬻書三十架於喬氏。喬氏  
以簿錄遺撫叔。按簿而稽之則得焉。因喜過望。攜書歸。馳傳達  
金陵。望既復全見顏氏書。而李氏書雖頗放失。視舊藏爲備。於  
是卒條次爲書。自易直剛主外。崑繩啓生皆有遺書可考。惟李  
毅武以下無有。則記其名氏事實。爲顏李弟子傳。附其末。書成

命曰顏氏學記凡十卷。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  
聖爲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爲孝子爲仁人。於乎。如顏  
氏者可謂百世之師已。其餘數君子。亦皆豪傑士也。同時越黃  
氏吳顧氏。燕秦閒有孫氏李氏。皆以耆學碩德負天下重望。然  
於聖人之德。猶或沿流忘原。失其指歸。如顏氏之擢陷廓清。比  
於武事。其功顧不偉哉。世乃以其不事迹作。遂謂非諸公匹。則  
吾不知七十子之徒。與夫孟荀賈董諸子。其視後儒筭書動以  
千百計者何如哉。語曰淫文破典。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  
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敢述聖者之言。用告世之知德君子。  
己巳六月辛亥日戴望

顏元學記序

顏元學記卷一

戴望述

處士顏先生元

顏先生元·字易直·又字渾然·直隸保定府博野縣北楊村人也·父景·爲蠶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蠶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有文在其手曰生·舌曰中·時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建酉兵入畿輔·父被掠去·母改適·甲申鼎革·癸巳爲諸生·先生幼讀書·一三過不忘·學神僊導引術·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爲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在囚中·文日進·塾師異之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常人乎·年二十餘·好陸王書·未幾從事程朱學·信之甚篤·時先生父音耗絕·思之輒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既翁妾有子·稍疏先生·後更

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哀毀幾殆。其長老有憐之者。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故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潛如嫁母所問之。信。及翁卒。乃歸顏氏。初先生居喪守朱氏家禮惟謹。古禮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無算。家禮翻去無算旬。先生遵之。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病幾殆。又喪服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家禮改爲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先生亦遵之。既覺其過抑情。校以古喪禮。非是。因歎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後儒無德無位。不可作也。自是始寤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居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

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諸學·堂上琴竿弓矢  
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  
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  
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  
物·非德非行非藝也·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  
言立教·既歸宗欲尋親·值三藩變·塞外蒙古遙應之·遼左戒嚴  
不可往·晝夜悽愴·又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返·  
所至徧揭·零丁道上·人有問者則拜之·求爲傳帖·既而果得其  
蹤於瀋陽·沒矣·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見異母之妹·招魂奉  
主·躬自御車·哭導而行·既歸遂棄諸生·卒三年喪·自是用世  
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明晦·責實在子·敢以天生之身偷  
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得人甚衆·倡實學·



明辯婉引。人多歸之。商水李子青者。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此乎。先生謝不敏。子青固請與試。先生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二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遇一少年。貌甚偉。問其姓名。曰。朱超越。千也。叩其志不恆。沽酒與飲。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葦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彷徨。彷徨良久鸞鶴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環玕。遂別去。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先王爲苟道。嘗推論明制之得失。所當因革者。爲書曰。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然

卒以高隱終。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請先生往設教。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等科。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會天大雨。經月不解。漳水溢。牆垣堂舍悉沒。人跡殆絕。先生歎曰。天不欲行吾道也。乃辭歸。文燦與諸門人皆痛哭送之。先生自漳南歸後八年而卒。年七十。清康熙四十四年九月二日也。卒之日。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尙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訖而逝。遠近聞訃來會葬者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先生自言生平所嚴事者六人。容城孫徵君奇逢。蠡李處士明性。清苑張隱君羅喆。邠州刁孝廉包。寧晉張孝廉來鳳。新城王隱君餘佑也。而朝夕共學者爲蠡王養粹。法乾。先生年三十。即與法乾共立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

自勘注之。生平不欺暗室。勇於改過。以聖人爲必可師。跬步之閒。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目爲聖人。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厄以終其身。一子殤。以族孫爲之後。門人李臻王源編先生年譜二卷。鍾鏐輯言行錄二卷。闕異錄二卷。先生之學。確守聖門舊章。與後儒新說別者。大致有三。其一謂古人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行。而六藝不外一禮。猶四德之該乎仁。禮必習行而後見。非專恃書冊誦讀也。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無極太極河洛先後天之說。皆自道家。而以之當聖人之言性與天道。至謂與伏羲畫卦同功。宜其參禛二氏。而不自知也。同時孫徵君講學百泉山中。先生嘗上書辯論。謂當復堯舜周孔。

六府三事三物四教之舊。不宜徒爲和通朱陸之說。其一謂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若曰氣質有惡。是於天之降才卽罪才矣。是岐天人而使之二本矣。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多寡輕重不同。而其爲金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其引蔽習染溺色溺貨。以至無窮之罪惡。則皆以習而遠於善。卽所謂倍蓰無算不能盡其才者也。先生此言。合孔孟而一之。其有功於聖道最大。同時陸道威李文貞雖見及之。而牽於程張不能決。清乾隆中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發其旨。其

一謂聖門弟子不可輕議。諸賢一月皆至於仁。一日皆至於仁。每學之而愧未能。後儒乃曰或月一至仁。則猶日至矣。或日一至仁。則但時至刻至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而門人不敬。孔子卽不謂然。孟子謂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舉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辭不遺一人。後儒乃動詆宰我樊遲季路冉求子貢子張游夏諸子。而欲升周程與顏曾接席。是自視賢於孟子矣。蓋聖門弟子以兢業爲本。唯在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而後儒侈言性天。薄事功。故其視諸賢甚卑也。先生初由陸王程朱而入。返求之六經孔孟。得所指歸。足正後儒之失。而陋者目不覩先生之書。卽訾警之。以爲是背程朱不可從也。夫不究其言之始終。而唯震於程朱之名。囿於元明以來之功令。并孔孟之言而反之。則其所詆者。非詆先生。乃詆聖言也。且羣經教學成法。昭昭具

在亦何嘗教人以性爲先。以靜坐讀書爲學功哉。而後人以習行爲難。且於古經之稍近奧頤者。亦不欲讀。惟日奉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綱目語類等書。齊之六經之列。童而習之。先入爲主。莫知其非。其視先生之學。欲復聖門舊章。則相顧卻走而不前者。其宜矣。彼僞言僞行詭薄慆忮之徒。相率盲爲程朱之學。而無識者從而和之。使程朱生於今日。其許之乎。其必黜夫僞言僞行。而許先生爲諍友。可斷斷無疑也。予旣次先生遺言。又爲別傳一通。而縱論之如此。以俟不黨之君子論定焉。

#### 四存編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千聖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繁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

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治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子思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禘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

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擯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竝不必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當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



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亾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及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即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騫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剷荊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

由道  
存學  
編  
以下

大學首三言。吾信爲聖人之言。所學無二道。亦無二事。祇此仁義禮智之德。子臣弟友之行。詩書禮樂之文。以之脩身則爲明

德以之齊治。則爲親民。明矣而未親。親矣而未止。至善。吾不敢謂之道也。親矣而未明。明矣而未止。至善。吾亦不敢謂之道也。堯舜不作。孔子豈不生。一一聰明傑特者出。略有所見。粗有所行。遽自謂傳孔孟矣。一時共尊爲孔孟焉。嗣起者以爲我苟得如先儒足矣。是以或學訓解纂集。或學靜坐讀書。或學直捷頓悟。至所見所爲。能彷彿前人而不太殊。則將就冒僣。人皆以爲大儒。可以承先啓後矣。或獨見岐異。恍惚道體。則輒稱發先儒所未發。得孔顏樂處矣。又孰知其非大學之道乎。吾道有三盛。君臣於堯舜。父子於文周。師弟於孔孟。堯舜之治。卽其學也。教也。其精一執中。一一人授受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耳。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於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伯夷之司

禮·非伯夷一身盡治天下之禮·必天下士長於禮學者·分司之·而伯夷掌其成·推於九官羣牧·咸若是·是以能地平天成也·文周之治·亦即其學也·教也·其陰陽天人之旨·寄之於易而已·百官所奉行天下所被澤者·如其治岐之政·制禮作樂耳·其進秀民而教之者·六德六行六藝·仍本唐虞敷教典樂之法·未之有改·是以能保合太和也·孔孟之學·教·即其治也·一貫性道之微·傳之顏曾端木而已·其當身之學·與教門人者·庸言庸德·兵農禮樂耳·仍本諸唐虞成周之法·未之有改·故不惟期月三年·曾藏其具·而且小試於魯·三月大治·暫師於滕·四方歸之·單父武城·亦見具體·是以萬世永遵也·秦漢以降·則著述講論之功多·而實學實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經義治事齋·雖分析已差·而其事頗實矣·至於周子得二程而教之·二程得楊謝游尹

諸人而教之。朱子得蔡黃陳徐諸人而教之。以主敬致知爲宗旨。以靜坐讀書爲工夫。以講論性命天人爲授受。以釋經注傳纂集書史爲事業。嗣之者若真德秀許衡薛瑄高攀龍諸人。性地各有靜功。皆能著書立言。爲一世宗。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孔子真傳。天下後世亦或以真傳歸之。而卒不能服陸王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陸子分析義利。聽者垂泣。先立其大。通體宇宙。見者無不竦動。王子以致良知爲宗旨。以爲善去惡爲格物。無事則閉目靜坐。遇事則知行合一。嗣之者若王艮羅洪先鹿善繼諸君。皆自謂接孟子之傳。而問其學其教。如命九官十二牧之所爲者乎。如周禮教民

之禮明樂備者乎。如身教三千今日習禮明日習射。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者乎。此所以自謂得孟子之傳。與程朱之學並行中國而卒不能服眞許薛高之心者。誠不能無歉也。他不其論。卽如朱陸兩先生。有一守孔子下學之成法。身習夫禮樂射御書數以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屬而精之。凡弟子從遊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兵農。某也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則及門皆通儒。進退周旋無非性命也。聲音度數無非涵養也。政事文學全歸也。人已事物一致也。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合內外之道也。如此則君相必實得其用。天下必實被其澤。異端可靖。太平可期。正書所謂府衛事和。爲吾儒致中和之實地。位育之功。出處皆得致者也。是謂明親一致。大學之道也。惟其不出於此。以致紙上談性天。而

學陸者進支離之譏。誠支離也。心中矜覺悟。而宗朱者供近禪之誚。誠近禪也。或曰諸儒勿論。陽明破賊建功。可謂體用兼全。又何弊乎。余曰。不但陽明。朱門不有蔡氏言樂乎。朱子常平倉制。與在朝風度。不皆有可觀乎。但是天資高。隨事就功。非全副力量。如周公孔子。專以是學。專以是教。專以是治也。或曰新建當日韜略。何以知其不以爲學教者。余曰孔子嘗言二三子有志於禮者。其於赤乎學之。如某可治賦。某可爲宰。某達某藝。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王門無此。且其擒宸濠破桶岡。所共事者。皆當時官吏偏將參謀。弟子皆不與焉。其全書所載。皆其門人旁觀贊服之筆。則可知其非素以是立學教也。是以感孫徵君知統錄有陸王效誣論於元晦之語。而敢出狂愚。少抑後二千年周程朱陸薛王諸先生之學。而伸前二千年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孟諸先聖之道。亦竊附效。諍論之義。而願持道統者。勿執平生之見解。以誤天下後世可也。明親

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襍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疑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挽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相爭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則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歎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

上徵君孫鍾元先生書

漢唐章句。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昌熾。大道淪亾。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章句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箸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箸存性編。明離質無以見性。天之生人。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此惴惴焉。恐涉偏私自是。毀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



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

與太倉陸  
道威書

己酉十一月二十六日。予抱病。復患足創。不能赴學。惟坐臥榻。錄存學編。聞王子法乾來會。乃強步至齋。出所錄以質。王子甫閱一葉。遽置之几。盛爲多讀書之辯。余曰。人之精神無多。恐誦讀消耗。無歲月作實功也。如禮樂嫻習。但略閱經書數本。亦自足矣。王子曰。誦讀不多。出門不能引經據傳。何以服人。余曰。堯舜諸聖人所據何書。且經傳施行之證佐。全不施行。雖證佐紛紛。亦奚以爲。今存學之意若行。無論朝廷宗廟。卽明倫堂上。亦將問孰嫻周旋。孰諳絲竹。孰射賢。孰算勝。非猶是稱章比句之乾坤矣。且吾儕自視雖陋。如置身朝堂。但憂無措置耳。引經據傳。非所憂也。王子曰。射御之類。有司事不足學。須當如三公坐論。予曰。人皆三公。孰爲有司。學正是學作有司耳。

辟之於醫。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救世。則必診脈製藥。鍼灸摩砭。爲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務覽醫書。千百卷。孰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鍼灸摩砭。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一人倡之。舉世效之。岐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愚以爲從事方脈藥餌。鍼灸摩砭。療疾救世者。所以爲醫也。讀書取以明此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鍼灸摩砭。不惟非岐黃。竝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者之爲醫也。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文人也。非儒也。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王子曰。藝學到精熟後。自見上面。幼學豈能有所見。余曰。幼學但使之習耳。必欲見之。何爲。王子曰。不見上面。何與心性。余曰。不然。卽如夫子使闕黨童子將命。使之觀賓主接見之禮。有下於夫子。

客至。則見客求教尊長悚敬氣象。有班於夫子或尊於夫子客至。則見夫子溫良恭儉讓侃侃誾誾氣象。此是治童子耳目乎。治童子心性乎。故六藝之學。乃自髻鬣即身心道藝一致加功也。且既令習見無限和敬詳密之理。豈得謂無所見。但隨所至爲淺深耳。王子曰。禮樂自宜學。射御粗下人事。余曰。賢者但美禮樂名目。遂謂宜學。亦未必見到宜學處也。若見到。自不分精粗。喜精惡粗。是後世所以誤蒼生也。王子曰。第見不足爲。若爲自是易事。余曰。此正夫子所謂智者過之。且昔朱子謂要補填實是難。今賢者又謂是易。要之非主難。亦非主易。總是要斷送實學不去爲耳。子產云。歷事久。取精多。則魂魄強。今於禮樂兵農無不嫻。即終身莫之用而沒。以體用兼全之氣。還之大地。是謂盡人道而死。故君子曰終。故曰學者學成其人而已。

非外求也。因復取首數篇進曰：幸終觀之。王子閱畢，喟然曰：孔子是教天下人爲臣爲子。若都袖手高坐，君父之事，復誰問哉。撫卷歎息久之。王子辭行，越十日，予病愈，往會王子。因論傳言復閏十二月有諸。王子曰：此間亦頗聞。予曰：噫，豈非學術不明，誤於空言，無能定國是者乎。使吾黨習諳歷象，何以狐疑如此。因言帝堯命羲和，教以欽天授時及考驗推步之法。堯蓋極精於歷。因言帝王設官分職，未有不授以成法者。堯命司徒，授以匡直勞來等法。舜命士師，授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法。命典樂，授以直溫寬栗及依永和聲無相奪倫等法。成王置農官，授以錢、鎛、鉦、艾、耜、耨等法。觀命官之典，釐成之詩，是君父亦未有不知六府六藝之學者。則袖手高坐，徒事誦讀，固非所以爲臣子。亦豈所以作君父哉。

一學辯

又越旬王子來會。復曰。周公制禮作樂。且以文武之聖開之。成康之賢繼之。太公召公君陳輩左右之。亦不百年而昭王衰弱。迨東遷。而周不可問矣。漢唐宋明不拘古法。亦定數百年之天下。何歉於三代哉。予曰。漢唐後之治道。較之三代。蓋星淵不可語也。君蓋未之思耳。世但見幽平之衰。而未實攷其列國情勢。民風也。且以春秋之末。其爲周七百年矣。祇義姑存魯展禽拒齊二事。風俗之美。人材之盛。魯固可尙也。齊乃以婦人而旋師。聞先王命而罷戰。由此以思。當日人心風俗。豈漢唐後所可彷彿哉。王子曰。終見藝學粗柰何。予曰。此乃不知止耳。觀大學言明親。即言止至善。見道爲粗。是不知至善之止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王子乃懽忻鼓舞曰。昨所引子產一言。已深悚我心。自今日當務精此學。更無疑矣。因述乃父命計田數。不能悉

理。予曰。計畝人以爲細事。然父命而不能悉理。亦缺於子道矣。王子曰。無大無小。無不習孰固也。然恐天下自有可大不可小之材。如龐士元非百里才。曾子教孟敬子持大體。非乎。予曰。孔子乘田委吏。無不可爲。若位不稱材。便酣惰廢事。此自豪士之態。非君子之常也。孟敬子當時已與魯政。乃好理瑣小。故曾子教以所貴道二。豈可以此言。便謂邊豆之事。不宜學乎。況當時學術未失。家臣庶士。無不能理事者。第憂世胄驕浮。不能持大體耳。能持大體。凡事自可就也。王子曰。博學乃古人第一義。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可見古人讀書誦讀。亦何可全廢。予曰。周公之法。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可不讀書。但古人是讀之以爲學。如讀琴譜以學琴。讀禮經以學禮。博學之是學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

事也。專以多讀書爲博學，是第一義。已誤，又何暇計問思辨行也。王子行，越一日，予過其齋。王子曰：連日思樂，能滌人渣滓，只靜敬以求懲忿窒欲，便覺忿欲全無，不時卻又發動，不如心比聲律，私欲自化也。余曰：噫，得之矣。某謂心思口語及紙上論議，皆不得力。臨事時依舊，是所習者出。正此意也。夫禮樂君子所以交天地萬物者也。位育實事，端在於此。古人制舞而民腫消，造琴而陰風至，可深思也。王子又問：道問學之功，即六藝乎。予曰：然。又問：如何是尊德性。予未答。又問：如何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蓋因程朱好語上。王子欲證語上之爲是也。予曰：離下無上，明德親民，尊德性，道問學，只是此事。語上人皆上，語下人皆下，如洒掃應對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敬，弦指徽律下也。若以語上人，便見出和。某昨引童子將命云云。

正是道藝一致耳。王子憮然曰。至言。予曰。此亦就所問爲言耳。其實上有上下。下有下。上下精粗。皆盡力求全。是謂聖學之極致耳。不及此者。寧爲一端一節之實。無爲全體大用之虛。如六藝不能兼。終身只精一藝可也。如一藝不能全。數人共學一藝。如習禮者。某冠婚喪祭。某宗廟。某會同。亦可也。夫吾輩姿質。未必是中人以上。而從程朱倒學。先見上面。必視下學爲粗。不肯用力矣。王子曰。下學而上達。孔子定法。烏容紊乎哉。學辯二

程子曰。那明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儒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體用一致。故童子即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洒掃應對以



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子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聞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辨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旣不能令明叔勿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性。後又無由進於位育實具。回視所長者。皆不足戀。烏得不入於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性理書評下同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說話。故弟子只學說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事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

甚扞格。一箸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惺覺。口中講說。紙上敷衍。不由身習。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靜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姿夷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吝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趨。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朝廷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

之經筵。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無論其他。只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一語。非大賢以上能之乎。其中之果純粹宏深與否。非僕所知。然朱子則已譏其入於禪矣。禪則必不能純粹宏深矣。至混迹同塵氣象。五經論孟中未之見。非孟子所謂同流合汙者乎。充此局。以想夷曠簡易平澹和樂可親諸語。恐或皆孟子所狀鄉原光景也。

陳氏淵曰。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教。獨龜山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嘗觀孔子沒。弟子如喪父母。哀慟無以加矣。又爲之備禮營葬。送終無以加矣。又皆廬其墓三年。倦戀無以加矣。餘情復見於

同門之不忍離。相向而哭。皆失聲。其師弟子情之篤而義之重如此。迄後有宋程朱。不惟自任以繼孔子之統。在當日門人。亦以爲今之孔子矣。後世景仰。亦謂庶幾孔門師弟子矣。而其沒也。不過一祭一贊。他無聞焉。僕存此疑於心久矣。亦謂生榮死哀之狀。必別有記載。寡陋未之見耳。殊不知伊川生時。門人已如此。其相負也。涪之別也。日月幾何。而遽學者凋落相率而從於佛也。又孰知所稱楊謝不變者。其後亦流於禪也。非因二程失古聖教人成法。空言相結之不固。不如實學之相交者深乎。抑程門弟子之從佛。或亦其師夙昔之爲教者。去佛不遠也。程子闢佛之言曰。彌近理而大亂真。愚以爲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試觀佛氏之教與吾儒之理。遠若天淵。判若黑白。反若冰炭。其不相望也。如適燕適越之異。安在其彌近理也。孟

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伊川於此。徒歎學者之流於異端。而不知由已失孔子之教。亦不自反矣。

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太建白。朱子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當時無大建白。若自己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白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爲。當時將只說紳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嘗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必見聽。據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

當時所稱大儒如龜山者。既自無將相材。又無所保舉。異世後追論亦無可信之人。不過種李二公而已。然則周程張邵墳土尙新。其所成之人材皆安在哉。世有但能談天說性講學箸書

而不可爲將相之聖賢乎。或言擇將相爲急。何不曰。當時龜山便是好將相。惜未信用。乃但云也。只好說擇將相。蓋身分亦有所不容誣也。噫。儒者不能將不能相。但言擇將相。將相皆令何人爲邪。末又云。當時事勢亦無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何如耳。此明將經濟事勢讓與聖賢。尙得謂之道學乎。至於李公字行。種公名呼。此朱子重文輕武。不自覺處。其遺風至今日。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鄉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獨不思孔門無事之時。弓矢劍佩。不去於身也。武舞干戚。不離於學也。身爲司寇。墮三都。會夾谷。無不尙武事也。子路戰於衛。冉樊戰於齊。其餘諸賢氣象。皆可想也。學喪道晦。至此甚矣。孔門實學。亦可以復矣。

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作人也。苟且。是時未免祿仕。

故亂就之云云。問或者疑龜山爲無補於世。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余嘗謂宋儒是聖學之時文也。看朱子前面說龜山作人苟且。未免祿仕。故亂就之。此三語抑楊氏於鄉黨自好者以下矣。後面或人說大賢出處不可議。又引胡氏之言。比之柳下惠。且曰。極好。又何遽推之以聖人哉。蓋講學諸公。只好說體面話。非如三代聖賢。一身之出處。一言之抑揚。皆有定見。龜山之就召也。正如燕雀處堂。全不見汴京。匹徽欽虜。直待梁折棟焚。而後知金人之入宋也。朱子之論龜山。正如戲局斷嶽。亦不管聖賢成法。只是隨口臧否。駁倒龜山。以伸吾識可也。救出龜山。以全

講學體面亦可也。

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綱領。

窮理居敬四字。以文觀之甚美。以實考之則以讀書爲窮理功力。以恍惚道體爲窮理精妙。以講解著述爲窮理事業。嚴然靜坐爲居敬容貌。主一無適爲居敬工夫。舒徐安重爲居敬作用。視世人之醉生夢死。奔忙放蕩者。誠可謂大儒氣象矣。但觀之孔門則以讀書爲致知中之一事。耳書亦非徒佔畢讀之也。曰爲周南召南。曰學詩學禮。曰學易執禮。是讀之而即行之也。曰博學於文。蓋詩書六藝以及兵農水火。在天地間燦著者。皆文也。皆所當學之也。曰約之以禮。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以及升降周旋。衣服飲食。莫不有禮也。莫非約我者也。凡理必求分析之精。是謂窮理。凡事必求謹慎之周。是謂居敬。上蔡雖賢。



恐其未得此綱領也。不然，豈有居敬窮理之人，而流入於禪者哉。

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是自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

宋儒胡子外，惟橫渠爲近孔門學教。謝氏偏與說壞，譏其門人下稍頭低，溺於刑名度數，以爲橫渠以禮教人之流弊。然則教人不當以禮乎。謝氏之入禪於此可見。二程平昔之所以教楊謝諸公者，於此可想矣。玩行得來因無所見一語，橫渠之教法可敬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此聖賢

百世不易之成法也。雖周公孔子亦只能使人行不能使人有所見。功候未到。即強使有所見亦無用也。孟子曰行之而不箸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道者衆也。此固歎知道之少。而吾正於此。服周公孔子流澤之遠也。布三重以教人使天下世世守之。後世有賢如孟子者。得由行習而箸察。即愚不肖者亦相與行習於吾道之中。正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亦何必人人語以性道而始爲至乎。則橫渠之門人。即使皆以刑名度數爲道。何害也。朱子旣見謝氏之偏。而知橫渠之是。即宜考古稽今。與門人講而習之。使人按節文家行典禮。乃其所也。柰何盡力太極河洛諸書。誤此歲月。迨老而箸家禮。又多自嫌不妥。未及改正而沒。其門人楊氏固嘗代爲致憾矣。考其實及門諸公。不知式刑與否。而朱子家祠喪禮已多行之未當。失周

公孔子之意。豈非言易而行難哉。

和靖涪州被召。祭伊川文云。不背其師則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也。因言學者只守得某言語。已自不易。少閒又自轉移了。

吾讀甲申殉難錄。至愧無半策匡時難。惟餘一死報君恩。未嘗不泣下也。至覽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師有之。有益於世則未二語。又不覺廢卷浩歎。爲生民愴惶久之。夫周孔以六藝教人。載在經傳。子罕言仁命。性道不可得聞。予欲無言。博文約禮等語。出之孔子之言。及諸賢所記者。昭然可考。而宋儒若未之見也。伊川明見其及門。皆入於禪而不悟。和靖自覺其無益於世而不悟。甚至求一守言語者亦不可得。其弊不大可見哉。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老。陳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見可。

朱子論游楊入釋老處。不知何指。但既廢堯舜周孔六府六藝之學。則其所謂不入釋老者。又果何指也。僕嘗論漢儒如萬石君家法。真三代遺風。而史不以儒目之。則其所謂儒。只是偏在訓詁辭華之流耳。今觀朱門師弟。一生肆力文字光景。恐或不免爲游楊所不屑也。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少下面箸實功夫。故流弊至此。

下面箸實功夫。是何物乎。將謂是靜敬乎。程門諸子固已力行之矣。將謂是禮樂射御書數乎。朱子已云補填難。姑弗爲之矣。將謂是庸德庸言乎。恐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盡子臣弟友之職者。旣不爲。又何者是其不敢不勉者乎。攷其與門人日征月邁

者。則惟訓解纂修。死生以之。或其所云下面著實功夫者。未必是孔子所云下學也。

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尙處。沾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者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門諸子。只除顏曾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

平日講學。主變化氣質。此處邵云。其爲學也。只就資質所尙處。沾些小好而已。蓋諸先生初氣質有惡。不得不說變化。此處要說諸賢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又說氣質已定。只沾些小好。且下云。學貴公聽竝觀。求一箇是。信如此言。而諸賢徒執己見。求之固可憾矣。乃吾夫子亦不爲之一指迷也。則朱子所見之道。與

所爲之學。所行之教。與聖門別是一家明矣。至於求諸賢之短。又何不箸實體驗。諸賢之造詣何如。吾輩較之何如。乃但論其言語有病無病乎。僕謂不惟七十子之品詣。非可輕議。便是二千九百餘人。旣經聖人陶鑄。亦不易幾也。自戰國橫議。重以秦人之焚坑。東漢之訓詁。魏晉之清談。歷代之佛老。宋元之靜悟。而七十子之身分。久不明於世矣。吾嘗謂孔子如白日當空。不惟列宿衆星不顯其光。卽月與五星亦爲之掩。若當下句之時。一行星在天。四國仰之。如日然矣。故孔夢奠之後。羣推有子爲聖人。西河又推卜子爲聖人。當時七十子身通六藝。日月至仁。如有一人出於後世。皆足守先待後。使人望爲聖人。非周程以下諸公所可比也。近法乾王子有言。後儒稍有不純。議祀典者。動言黜退聖門。如冉求之聚斂。宰我之短喪。何可從祀。予

曰君未之思耳。冉子固有虧欠處。其學卻實如大木然。雖枝節少缺。仍是有用之巨材。豈可舍也。故聖門一推政事之科。一在言語之列。不比後人徒於語言文字標榜耳。王子曰然。

李延平先生從羅仲素學。講讀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

昔孔門固有講誦。乃誦其所學。講其所學。如誦三代之禮。講三代之禮。以學禮。誦樂章。講樂器。樂音。樂理。以學樂。未有專以講誦爲學者。至於危坐終日。以驗未發氣象。爲求中之功。尤孔子以前千聖百王所未聞也。今有宋諸先生。講讀之餘。繼以靜坐。更無別功。遂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噫。果天下之大本邪。果天下之理無不自是出邪。何孔門之多事邪。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可否。及其應酬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時。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行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默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

合二段觀之。則延平先生真一孔子矣。夫聞惡而信聞善而疑者。小人也。僕卽不肖。何忍以小人自居乎。但以唐虞三代之盛。亦數百年而後出一大聖。不過數人輔翼之。若堯舜之得禹



皋·顏·孔子之得顏曾·直如彼其難·而出必爲天地建平成之業·  
處亦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或身教三千·以成天下之  
材·斷無有聖人而空生之者·況秦漢後千餘年間·氣數乖薄·求  
如子路冉有·尙不可得·何獨以偏缺微弱兒於契丹臣於金元  
之宋·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  
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數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  
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之材·拱手以二帝卑金以汴京與豫矣·  
後有數十聖賢·上不見一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可將  
之材·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多聖多賢之世·而乃如  
此乎·噫·

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

只不作費力事五字·不惟贊延平·將有宋一代大儒·皆狀出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天下事皆吾儒分內事。儒者不費力。誰費力乎。試觀吾夫子生知安行之聖。自兒童嬉戲時。卽習俎豆升降。稍長卽多能鄙事。至老設教。與諸弟子揖讓進退。鼓瑟習歌。羽籥干戚弓矢會計。一切涵養心性。經濟生民者。蓋無所不爲也。及其周遊列國。席不暇煖。而輒遷。其作費力事如此。然布衣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身爲上公者也。而亦多材多藝。吐哺握髮以接士。制禮作樂以教民。其一生作費力事又如此。故曰儒者。天地之元氣。以其在上在下。皆能造就人材。以輔世澤民。參贊化育故也。若夫講讀著述。以明理靜坐主敬。以養性。不肯作一費力事。雖曰口談仁義。稱述孔孟。其與釋老相去幾何。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

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的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功夫處。亦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靜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於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靜極生覺。是釋氏所謂至精至妙者。而其實洞照萬象處。皆是鏡花水月。只可虛中玩弄光景。吾聞一管姓者。與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學僊於泰山中。止語三年。汪之離家十七年。其子往視之。管能豫知。以手畫字曰。注師今日有子來。既而果然。未幾其兒呼還。則與鄉人同也。吾遊燕京。遇一僧敬軒。不識字。坐禪數月。能作詩。既而出關。則仍一無知人也。蓋鏡中花。水中月。去鏡水。則花月無有也。卽使其靜功繇延。一生不息。其光景愈妙。

虛幻愈深。正如人終日不離鏡水。玩弄花月。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何與於存心養性之功哉。有宋諸先生。吾固未敢量。但以靜極有覺爲孔子學宗。則斷不敢隨聲相和也。

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又問此與楊氏於未發前體驗者異同何如。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箸意看。便是已發。問此體驗是箸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觀此及前節。則宋儒之不爲禪者鮮矣。而方且攻人曰。近有假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愚謂充此段之意。乃是假佛老之真。以亂孔孟之似耳。

某舊見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卻又理會不得。道亦無奇妙。只在日用閒箸實用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

以此知朱子亦曾學禪。宜其洗濯不淨者。自貽伊戚矣。延平謂之曰。汝懸空理會許多。面前卻理會不得。理會面前者。惟周公孔子之道。朱子自言不至無理會。以今觀之。日用間還欠理會。蓋二先生之所謂面前事。較釋氏之懸空而言耳。若二先生得周孔而見之。其所以告之者。必仍如李之告朱也。

胡文定曰。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好。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多矣。有宋諸先生。便謂還是見理不明。只教人明理。孔子則只教人習事。迨見理於事。則已徹上徹

下矣。此孔子之學與程朱之學所由分也。

延平謂朱子曰：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極脈，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見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真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卽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尤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通透誠正之理，卽使強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卽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廢藝學，

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卒時所能奏効。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日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

勉齋黃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窮其歸趣。

余細玩朱子語錄。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能出彼入此。故又仍歸周程所說。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語錄。後以心疾無所得而委弱。至甲辰年。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大故。哀毀廬中。廢業期年。忽知予不宜承重。

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臥地上。覺程朱氣質之說。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說。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禩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沒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謨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喚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



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誠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交離。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搯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息者幾分。昔孔子承周末文勝之際。灼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質之不修。奮筆刪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

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絕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奧。鼓動一時。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庵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息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歷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

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錄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恆傳心靜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謂雖未嘗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槩見也。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虛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韓子駁之。云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壞爛。所謂存什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夫孟子闕楊墨而楊墨果息。尊孔氏而孔氏果尊。崇仁義貴王賤霸。而仁義果崇。王果貴。霸果賤。至大經大法。如班爵班祿。井田學校。王道必舉者。明則明。行則行。非後世空言之比。正子貢所稱賢者識其大者。子雲贊之一語。頗易。文公議之。今朱子出。而氣質之性。參禛於荀楊。靜坐之學。出入於佛老。講解繁於漢唐。標榜溢於東京。禮樂之不明。自若也。王道之不舉。自若也。人材之不興。自若也。佛道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有志於

學者承襲其迹。以主敬靜坐求道。不至盡奉釋道名號。與二家鼎峙而已。若問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則絕傳久矣。黃氏據謂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豈惟不足俟聖人於百世。恐後世有如韓子者。亦不免其議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域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其主敬也云云。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則儼然肅然。若對神明云云。其窮理也云云。字求其訓。句索其旨云云。始以孰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達。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云云。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繫說以妄求新

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云云。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閒。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云云。及其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云云。入而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以堯舜其民。

李氏此贊。體用兼賅矣。僕不必詳辨。但願學者取朱子之主教。窮理。與孔門一質對。取朱子之事業。與堯舜一質對。則其學宗之異判然矣。總之於有宋諸先生。非敢苛求。但以寧使天下無學。不可有參禪佛老之學。寧使百世無聖。不可有將就冒似標榜之聖。庶幾學則真學。聖則真聖云爾。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

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刪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卽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箸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浮

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注解。遞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隄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所以益盛。而道所以益衰也。

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將謂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遵先生讀書之序。果已無理不可精。無事不



可處否乎。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也。爛孰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明神。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弦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日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溟南也。故曰萬里也。

沫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如者·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榷·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孰·夫

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卽以此約心。出卽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人道之實功。故中庸贊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箸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如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鶴山魏氏曰。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

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若沈疴之閒。大寐之醒。至於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先生。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孰。則貫精粗。合內外。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示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箸。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

天命陰陽鬼神等。僕之愚未足與議。但以大半屬聖人所罕言不語者。而必毫分縷析如示諸掌。何爲也哉。至於推明古人之

經書論箸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學成後餘事。學成矣則用以行之。如不用亦可。全吾性分以還天地。不箸述可也。觀其時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箸述。以望後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書生之書。解之論之。則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論箸之既明。遂爲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不其誣與。無實功於聖道。既不免堯舜孔孟在天者之歎息。又無實徵於身世。豈能服當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橫推。駕一世之上。而動擬帝王聖賢。此所以召僞學之名也。

問子靜不喜人論性。曰。怕只是自己理會不曾分曉。怕人問難。又長大了。不肯與人商量。故一截截斷。然學而不論性。不知所學何事。

不喜人論性。未爲不是。但少下學耳。朱子好論性。又教人商量。

性。謂即此是學則誤矣。故陸子對語時每不與說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見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貶斥。尤不取陸子。不取陸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兩先生豈未用此功歟。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襍。

朱子之學。全不覺其病。只由不知氣稟之善。以爲學可不自六藝入。正不知六藝即氣質之作用。所以踐形而盡性者也。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段似經語。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此卻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還鄉。但與說云爾自有田有屋。大段快樂。何不便回去。那人旣無資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傷。不能飲食之人。卻強將飯將肉塞入他口。不問他喫得喫不得。若

是一頓便理會的。亦豈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須要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孔子說存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曾說。只說孝弟忠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

陸子說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爲存養。非是言不用修爲存養。乃似孔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二句稍泥。又不足朱子之章句誦讀。故立言過激。卒致朱子輕之。蓋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維持壅培之無具。大亦豈易言立也。朱子旅禹人傷脾胃人二喻。誠中陸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當資送。口說健脾和胃。方當開胃進食。卽是終年持說。依然旅寓者不能回鄉。傷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爲陸子所笑。而學宗遂不歸一矣。豈若周公孔子三物之學。真旅寓者之饑糧。而

馬傷脾胃者之淺朮縮沙也哉。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白。只是虛更無底箠。思而不學則殆。正爲無底箠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箠。或問讀講著述。雖是倚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箠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尙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箠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已心亦難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底箠。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卽所



行者亦不純孰。不如學而時習。身心道藝。一致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卽此爲學。卽此爲行。卽此爲教。舉而措之。卽此爲治。雖聰明如顏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章句矣。烏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孰。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旣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定喪服杖經之制。祭時婦人亦不饋祭。殺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說乎。商人尙音。周人尙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錄。言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膝等皆前去之。如此類難以勝述。不可見哉。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甞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

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  
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  
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  
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  
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卽灑掃主敬·  
教應對進退卽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卽度數音律  
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  
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  
專向靜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則是儒其名而釋其實·去  
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眞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程子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踏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乃是知之乎。

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以養心，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與古人。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得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

亦無不可迫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內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洗濯亦未甚淨，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同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既學而有先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便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斷，希傷手也。

所學既失其宗，又將古人成法說壞。試觀大學之道，纔言明德，即言親民，焉得云無意於功業。且入學即是要作大匠，烏得謂之代大匠斷。僕教幼學道藝，或阻之曰不可，今世不如此，予

曰。但抱書入學。便是作轉世人。不是作世轉人。但不可有者。躁進干祿之心耳。

龜山楊氏曰。顏淵請問其目。學也。請事斯語則習矣。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日不轉。貫虱而縣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顏子請問。亦仍是問。未可謂之學。請事斯語。學也。欲罷不能。進而不止。乃習矣。龜山一字之誤。未爲甚差。但說學必宜習甚。暢而未見其習者。無他。習其所習。非孔門所謂習也。

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俛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試觀孔孟曾有靜坐澄心體俛天理等語否。然吾亦非謂全屏

此功也。若不失周孔六藝之學。卽用此功於無事時亦無妨。但專用力於此。以爲學問根本。而又以講說爲枝葉。則全誤矣。

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邪。

何不思孔門羣居終日。是作何事。何不思性天不可聞。是何主意。乃動思過子貢以上邪。以孔子之道律之。恐有宋諸先生。不免爲智者過之一流。

朱子曰。今之爲學甚難。緣小學無人習得。如今卻是從頭起。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得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闔去。向來小時作得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余謂何難之有。只不爲耳。即將藝之小者。令子弟之幼者習之。藝之大者。令子弟之長者習之。此是整飭身體。涵養性情。實務正心誠意。非精。府修事和。非粗。乃諸先生只懸空說存養。而不躬習其事。卻說難。卻說今日小學全失。無人習。如此而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虛而無據矣。然則豈惟小學廢。大學不亦亡乎。而乃集小學也。注大學也。何爲也哉。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孰。

只因廢失六藝。無以習孰義理。不由人不習孰閒事也。今若一復孔門之舊。不惟好色好貨博奕飲酒等不爲。即誦讀章句。著述文字等事。亦自無暇。蓋聖人知人不習義理。便習閒事。所以就義理作用處。制爲六藝。使人日習孰之。若只在書本上尋義



理。雖亦羈縻此心。不思別事。但放卻書本。卽無理會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曰：不過是切己便的當。此事自有大綱。亦有節目。云云。然亦須各有倫序。問如何是倫序。曰：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隨人所爲。先其易者。闕其難者。將來難者亦自可理會。且如讀書。二禮春秋。有制度之難明。本末之難見。且放下。未要理會。亦得。如詩書。直是不可不先理會。云云。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人自學不至耳。

或問爲學如何作工夫。又問如何是倫序。皆切要之問。乃惟左支右吾。說門面語。何也。大綱節目數語。尙可敷衍。至於不是安排。此一件爲先。此一件爲後。此一件爲大。此一件爲小。便是蒙混。夫古人教法。某年舞勺。某年舞象。某年習幼儀。某年學

禮·何嘗不是安排一定·孰先後孰孰大孰小哉·知所先後·大學又明言之矣·既又說歸讀書·讀書又不教人理會制度等事·姑教避難取易·夫理會制度·已畏其難矣·況取其所謂制度者·而身習之·身精之乎·此等語若出他人口·朱子必灼見其弊而力非之·師望既高·信口說去·不自覺如此·卻說聖賢言語·何曾誤天下後世·夫聖賢言語·誰曾道誤天下後世·其誤天下後世者·乃是不從聖賢言語耳·夫學而時習之·是開宗明義第一言·尙且不從·況其餘乎·



顏元學記卷二

戴望述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爲佛氏六賊之說浸亂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譬之目矣。眊胞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眊胞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眊胞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祇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觀。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

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爲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氣質性惡以下存性朱子原亦識性。但爲佛氏所染。爲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

用三德竝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卽視。當聽卽聽。不當卽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染之足患乎。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見。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平天成。乃吾性全量。故謂變化氣質。爲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理氣。皆不親切。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卽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愚賤氣質。卽有愚賤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愚賤決不能爲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辯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明明德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

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已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不可以惡者不爲性乎。非正以惡爲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澌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襍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可也。

○借水  
喻性

中者性善也。見當愛之物。而情之惻隱能直及之。是性之仁。其能惻隱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斷之物。而羞惡能直及之。是性之義。其能羞惡以及物者才也。見當敬之物。而辭讓能直及之。是性之禮。其能辭讓以及物者才也。見當辨之物。而是非能直及

之是性之智。其能是非以及物者才也。不惟聖賢與道爲一。雖常人率性亦皆如此。更無惡之可言。故孟子曰性善。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若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及世味紛乘。貞邪不一。惟聖人秉有全德。順應而不失其則。下此者財色誘於外。引而之左。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貪營之剛惡出焉。私小據於己。引而之右。則蔽其當愛而不見。愛其所不當愛。而鄙吝之柔惡出焉。以至羞惡被引而爲侮奪殘忍。辭讓被引而爲僞飾諂媚。是非被引而爲姦邪小慧。種種之惡所從來也。然種種之惡。非其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必且進退齟齬。良心時見。不純爲貪營鄙吝諸惡也。猶未與財色等相習而染也。斯時也。惟賢士豪傑易知過而自反。下此者則引愈頻而蔽愈遠。習漸久而染漸深。以至成其貪營鄙吝。而所性之仁不可知矣。成其



侮奪殘忍。而所性之義不可知矣。成其僞飾諂媚。與夫姦邪小  
慧。而所性之禮智俱不可知矣。烏呼。禍始引蔽。成於習染。以  
耳目口鼻四支百骸。可爲聖人之身。竟呼之曰禽獸。猶素幣而  
汗爲黑赤也。而豈其材之本然哉。然色之汗者。雖故質尙在。而  
驟不能復素。人則極凶大慙。本性自在。止視反不反力不力之  
閒耳。蠶一吏婦。淫奢無度。已踰四旬。疑其習與性成矣。丁亥  
城陷。產失歸田。樸素勤儉。一如農家。乃知繫蹠囹圄數年。而  
出之孔子之堂。又數年。亦可復善。吾故曰。不惟有生之初。不可  
謂氣質有惡。即習染極凶之餘。亦不可謂氣質有惡也。此孟子  
夜氣之論。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程朱未識此意。而甚稱夜  
氣之說。則亦依希之見而已矣。性說

吾之論引蔽習染也。姑以仁之一端觀之。性之未發則仁。既發

則惻隱順其自然而出。父母則愛之。次有兄弟。又次有夫妻。子孫則愛之。又次有宗族戚黨鄉里朋友則愛之。其愛兄弟夫妻子孫視父母有別矣。愛宗族戚黨鄉里視兄弟夫妻子孫又有別矣。至於愛百姓又別。愛鳥獸草木又別矣。此乃天地間自然有此倫類。自然有此仁。自然有此差等。不由人造作。不由人意見。推之義禮智無不皆然。故曰盈天地間一性善也。故曰無性外之物也。但氣質偏駁者易流。見妻子可愛。反以愛父母者愛之。父母反不愛焉。見鳥獸草木可愛。反以愛人者愛之。人反不愛焉。是謂貧營鄙吝。以至貪所愛而弑父弑君。吝所愛而殺身喪國。皆非其愛之罪。誤愛之罪也。又不特不仁而已也。至於愛不獲宜而爲不義。愛無節文而爲無禮。愛昏其明而爲不智。皆一誤爲之也。固非仁之罪也。亦豈惻隱之罪哉。使篤愛於父母。

則愛妻子非惡也。使篤愛於人。則愛物非惡也。如火烹炮水滋潤。刀殺賊何咎。或火灼人水溺人。刀殺人。非火水刀之罪也。亦非其熱寒利之罪也。手持他人物。足行不正涂。非手足之罪也。亦非持行之罪也。耳聽邪聲。目視邪色。非耳目之罪也。亦非視聽之罪也。皆誤也。皆誤用其情也。誤始惡。不誤不惡也。引蔽始誤。不引蔽不誤也。習染始終誤。不習染不終誤也。去其引蔽習染者。則猶是愛之情也。猶是愛之才也。猶是用愛之人之氣質也。而惻隱其所當惻隱。仁之性復矣。義禮智猶是也。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故曰道不遠人也。程朱惟見性善不真。反以氣質爲有惡而求變化之。是戕賊人以爲仁義。遠人以爲道矣。然則氣質偏駁者。欲使私欲不能引染。如之何。惟在明明德而已。存養省察。摩厲乎詩書之中。涵濡乎禮樂之場。周孔教人之成法。

固在也。自治以此。治人即以此。使天下相習於善。而預遠其引蔽習染。所謂以人治人也。說文

仁之勝者愛用事。其事亦有別矣。如士庶人卿大夫諸侯天子之愛親見諸孝經者。仁之中也。有大夫而奉親如士庶者不及。士庶如大夫之奉親者過。而未失乎發之之正也。吾故曰不中節亦非惡也。惟有父母而懷甘旨入私室則惡矣。若甘旨進父母何惡。有妻媵而辱恩情於匹配則惡矣。若恩情施妻媵何惡。故吾嘗言明德明而引蔽自不乘。故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全體者爲全體之聖賢。偏勝者爲偏至之聖賢。下至椿津之友恭。牛弘之寬恕。皆不可謂非一節之聖。宋儒乃以偏爲惡。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或疑仁勝而無義。則泛濫失宜。將愛父母如路人。對盜賊而歛歛。豈不成其不宜之惡乎。仁

勝而無禮。則節文不敷。將同人道於犬馬。踰東家樓處子。豈不成其不檢之惡乎。仁勝而不智。則可否無辨。將從井救人。莫知子惡。豈不成其迷惑之惡乎。予以爲此。必不知性者之言也。夫性則必如吾前仁之一端之說。斷無天性之仁。而有視父母如路人者。蓋本性之仁。必寓有義禮智。四德不相離也。但不盡如聖人之全相濟如攜耳。試觀天下。雖甚懦夫。不能無所羞惡。無所辭讓。無所是非。但不如聖人之大中相濟適當耳。其有愛父母同路人對盜賊而歛歔者。必其有所引蔽習染。而非赤子之仁也。義禮智猶是也。孰觀孟子而盡其意。細觀赤子而得其情。則孔孟之性旨。明而心性非精。氣質非粗。不惟氣質非吾性之案。而且舍氣質無以存養心性。則吾所謂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是也。是明明德之學也。即謂爲變化氣質之功。亦無

不可有志者實以是爲學爲教。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子之存心養性。乃再見於今日矣。說性三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深。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

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閒耳。

以不中節爲非亦可。但以爲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也。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張南軒荅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

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心生。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爲明證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爲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弑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爲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可爲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襍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襍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爲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知愚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言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爲堯舜。將生安學利因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爲金俱相若也。惟其有等差。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質性。皆於性相近一言括之。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弑

君弑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括之。故曰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人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

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纔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佩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爲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但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

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爲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原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原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謂惡者。乃是他涂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絕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爲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熾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朱子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側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箇便是惡的。這箇喚做性邪。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

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夫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便是惡。烏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邪。人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邪。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姑息。重者爲貪溺味罔。然其貪溺味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爲之也。若當其未

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爲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爲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爲傲岸絕物。重者爲很毒殘暴。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爲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爲後起爲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爲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質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便是四端之性。別無二種。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爲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襍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寮然。正長固君命也。永貳獨非君命乎。惟僭僞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或黃或白。與色有錯襍者。獨非本色乎。惟爲汙泥所染。非本色耳。今乃舉丞貳與僭僞同誅。以純色錯采與汙泥並棄。是惟正長爲君命。全美爲本色。惟堯舜孔子孟爲性善也。烏乎可。

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  
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水流至海而不汙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  
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  
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  
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  
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  
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  
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載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



將沙石在筥中上面。傾水從筥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都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氣有清濁。譬如箸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爲。爲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以罩燈火。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爲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

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爲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禾。旣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爲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氣質竝誣性。其初尙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楊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爲惡。楊子便以性爲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爲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爲性未有善惡。五峯胡氏又以爲性無善惡。都只含糊。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衆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楊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谷聞音。欣然。箸論垂世。而天下之爲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爲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爲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殺父殺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賊而囚父兄子弟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箸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

孟子之說爲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楊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卽此爲存心。卽此爲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五經語孟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爲粗迹。則自以氣骨血肉爲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爲精。形體爲索。乃敢以有惡加

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爲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於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辨出者。復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曰。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邪。抑義理之性邪。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

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爲物之則乎。大約宋儒假性大端既差。不惟證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拙。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言性命也。予與友人法乾王子。初爲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謬誤。況禮樂之精博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分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汙壞其

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卽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爲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爲孟子所辭而闕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爲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楊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楊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汙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臟六

腑筋骨血肉毛髮。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爲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靈而能爲者。卽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爲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竝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爲汙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能不爲此懼乎。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氏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瞭然不復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季子何見而遂慙然不復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悟出。則見句句是



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爲不足解惑，見爲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楊之口。

程朱志爲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爲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楊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爲氣質之性，別孟子爲本來之性，自以爲新發之祕，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爲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正如三五之月，去日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爲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襍。程朱則如末旬之夜，一明星耳。其時彗然之星，既不足比光而去。

日月又遠。即儼然自居於日。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躡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爲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與天道。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驚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日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爲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或曰昔儒之言。非王政必不足治天下。顧漢末非行王道時也。孔明何以出。唐葉無行王道事也。鄴侯何以相。是必有濟時之策矣。況王政非十年經理。十年聚養。十年浹洽。不能舉也。倘遇明主賢相。不忍斯民之水火。欲急起拯之。而人材未集。時勢未可。將舍此無道。則所謂大用之而大效。小用之而小效者。又

何說也。思古人曰：王道無小大，用之者小大之耳。爲今計，莫要於九典五德矣。除制藝，重徵舉，均田畝，重農事，徵本色，輕賦稅，時工役，靖異端，選師儒，是謂九典也。躬節儉，遠聲色，禮相臣，慎選司，逐佞人，是謂五德也。爲之君者，充五德之行，爲九典之施，庶又駕文景而上之矣。然不體聖學，舉聖法，究非所以致位育，追唐虞也。是在爲君者。濟時以下在治編

嘗讀禮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崇禮義，養廉恥也。故女無行媒不相知名，士不爲臣，不見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尙矣。下至衰世，猶有光武就見之子陵，昭烈屢顧之諸葛，如四子者，固有以自重，抑其君知所以重之也。自唐宋試之以無用之詩文，上輒曰選士，曰校士，曰恩額，曰賜第，士則曰赴考，曰赴科，曰赴選，縣而府，府而行省，行省而京師，其閒問先察貌，索

結·登年·巡視·搜檢·解衣·跣足·而名·而應·挫辱·不可·殫言·烏呼·  
奴之邪·盜之邪·無論庸輩不足有爲·即有一二傑士·迨於出仕·  
氣喪八九矣·宜道義·自好者·不屑就也·而更異其以文取士也·  
夫言自學問中來者·尙謂有言·不必有德·況今之制藝·遞相襲·  
竊·通·不知·梅·棗·使·自言·甘·酸·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  
欺·彼·卿·相·皆·從·此·孔·穿·過·豈·不·見·考·試·之·喪·氣·浮·文·之·無·用·乎·  
顧甘·以此誣天下也·觀之·宋·明·深·可·悲·矣·竊·嘗·謀·所以·代·之·莫·  
若·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放·明·舊·制·鄉·置·三·老·人·勸·農·平·事·正·風·  
俗·六·年·一·舉·縣·方·一·人·如·東·則·東·方·之·三·老·視·德·可·敦·俗·才·  
堪·蒞·政·者·公·議·舉·之·狀·書·某·某·深·知·其·才·德·兼·以·事·實·之·縣·令·  
即·以·幣·車·迎·爲·六·事·佐·賓·吏·人·供·用·三·載·經·縣·令·之·親·試·百·姓·  
之·實·徵·老·人·復·躋·堂·言·曰·某·誠·賢·則·令·薦·之·府·狀·書·某·令·深·

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守以禮徵至其有顯德懋功者即薦之公朝餘仍留爲佐賓三載經府守之親試州縣之實徵諸縣令集府言曰某誠賢則府守薦之朝廷狀書某守深知其才德亦兼以事實之則命禮官弓旌車馬徵至京其有顯德懋功者即因才德受職不次餘仍留部治事親試之三載凡經兩舉用不及者許自辭歸學老人令守薦賢者受上賞不肖者受上罰則公論所歸請託不行矣九載所驗賢否得真矣即有一二勉強爲善盜竊聲譽者焉能九載不變哉況九載之間必重自斂飭即品行未粹者亦養而可用矣爲政者復能久任考最於九載十二載或十七八載之後國家不獲真才天下不被實惠者未之有也

○重徵舉

古之善靖異端者莫如孟子古之善言靖異端者莫如韓子韓

子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明先王之道以教之。善哉。三言盡之矣。愚嘗取而詳推之。目前耕耘。皆三代之赤子。第自明帝作。備無恥之民。從而效尤。妄談禍福。侈說神僊。枝連蔓長。焚香講道者。遂紛紛。其實猶然中國之民也。一旦收爲左道之誅。豈不哀哉。考古謀今。靖之者有九。一曰絕。由四方戒異服。人不許人中國。二曰去。依令天下毀妖像。禁淫祠。三曰安業。令僧道尼姑。以年相配。俱歸族。不能者各入地籍。許鬻寺觀瓦木。以易宅舍。給香火地。或逃戶地。使有恆產。幼者歸族。老而無告者。入養濟院。夷人仍縱之去。皆所謂人其人也。四曰清蕪。有爲異言惑衆者。誅。五曰防後。有藏佛氏經卷者。誅。獻者有賞。六曰杜原。令碩儒多著闢異之書。深明彼道之妄。皆所謂火其書也。七曰化尤。取向之名僧長道。令近正儒受教。八曰易正。人給曲禮。

少儀內則孝經等。使朝夕誦讀。九曰明法。既反正之後。察其孝行或廉義者。旌表顯揚之。察其愚頑不悟者。責罰誅戮之。皆所謂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也。如此則羣黎不邪慝。家戶有倫理。男女無抑鬱之氣。兆姓無絕嗣之慘。徵休召祥。蔑有極矣。且儉土木之浪費。杜逃亾之巢穴。驅游手之無恥。絕張角等之根苗。風淑俗美。仁昌義明。其益不可殫計。有國者何憚而不靖異端哉。若惑於禍福之說。則前鑒固甚明也。靖異端

佛輕視此身。以耳目口鼻心意爲六賊。故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大要欲全其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說。則天下無性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暗暗。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未聞聖人之言性。未見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

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則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卽以耳目論。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竟。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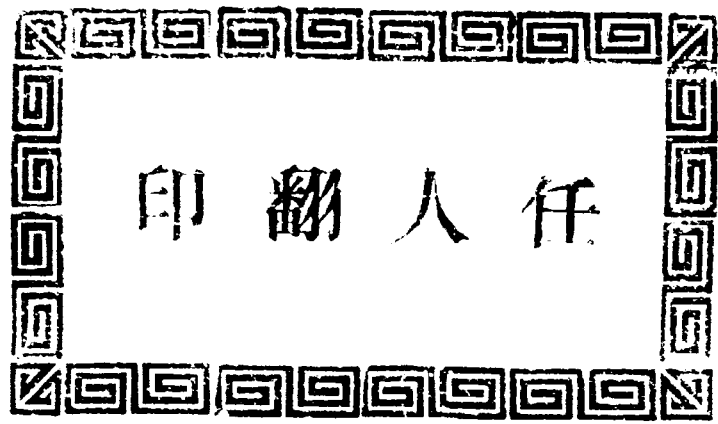
達四竟之聲。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幻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闔眼內顧。以爲虛靈不昧。猶瞽者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自謂妙悟。可謂妄矣。安在其洞徹萬象也哉。且視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啖鷹。舍身餒虎。何其傾倒錯亂也哉。以下存人編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

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襍以勞念。敏者數十日。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豫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徵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不箸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箸。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鏡裏花。水中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

物共見而已矣。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仁。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台內外。成人已。通身世。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鄰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燮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徹。吾性之德全矣。以視空中洞照。猶腐草之螢耳。何足道哉。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冬十一月出版



著者 戴望

發行者 墨學會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者 宮本 敦

全所(電話本局一七九九番)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